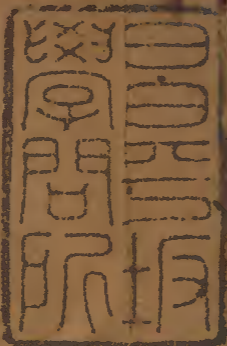


四書勸學錄

下論五



漢書門				
三	一	八	二	
冊	四	十	五	
		函	號	類

二	八		
七	六		
一	三		
九	〇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25
冊數	30 (17)
函號	277 178



西書勸學錄

西書勸學錄

古岡謝廷龍臥雲輯

淺草文庫

衛靈卷五

衛靈章

于衛而知聖人之見幾決于陳而知聖人之處困亨夫見幾決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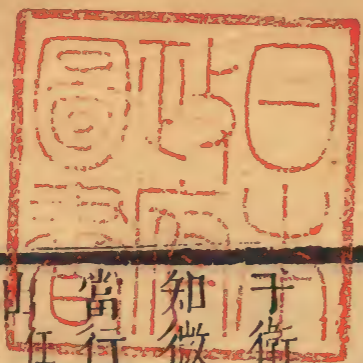
知微矣處困亨斯樂天矣 諸理齋

當行而行無所顧慮從遂字看出處困而亨無所怨悔從固字看

任翼聖

晉定公失政世卿擅權黷貨諸侯皆欲叛晉而衛靈為甚故與

齊景同謀伐晉自魯定九年至哀元年衛三伐晉忿晉極矣定



十四年為衛靈公之三十九年蒯聵得罪南子而奔宋反遠依趙鞅轉而拒衛此番問陳專為敵晉可知夫子答以未學即明日遂行者非但諱言兵也蓋有以見蒯聵趙鞅之變不旋踵而發而不欲苟安亂邦也

鄭之右拒左拒晉之右角左角晉救宋為鶴為鷺吳會晉如茶如火鄭伯為魚麗之師以禦王哀公為支離之卒以侵鄭皆春秋時陳法

秋時陳法

靈公逐世子蒯聵而輒立使輒不父父而禰祖亂昭穆之序淆父子之名異日者宗廟俎豆之間大有可議故夫子借問陳以示其微即正名意也 說統

俎豆之對不是謙詞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宗廟之祭父拜前而子拜後登獻受爵以上嗣尊祖之義是時衛靈有國逾四十年已老矣世子奔宋承祧主鬯無所繫屬夫子蓋諷之也 張楊菴

或謂聖人欲以禮已衛亂故以俎豆開之不知軍旅之中亦有禮焉獨不可以引君乎哉故知俎豆之言亦左其詞云爾為明日告行也 王耘渠

俎豆不過禮器而禮正夫子所素知者不曰禮而曰俎豆不曰知而曰嘗聞皆謙詞

問陳而靈之殺機動矣衛之亂端見矣趙鞅蒯聵之變機于此萌矣揆戈拒父之禍釁于此伏矣此明日之行夫子所為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也 周介生

只一問陳便看破衛國殺機不待蜚鴻仰觀早已打定歸心矣下
一遂字記者着筆甚冷 楊子常

時陳有吳師自顧不暇不復問客故乏食史記謂昭王使人聘
孔子陳蔡與師圍之夫陳蔡之爲楚役也久矣昭王迎孔子陳
蔡正應結納之何敢反與師相逼此理之不可信者也

聖賢去就何常惟義之歸耳義苟不合也卽蒙千駟萬鍾之養而
于吾心固不快也義苟合也雖餓饑空乏之相遭而俯仰之間固
已泰然矣 當是時卽令不去衛可以免而夫子固必去也卽
陳之難終不得脫而夫子亦無恨也聖賢舉動豈如常人計較而

後行者哉 吳志遠

回思昔日之衛其猶有禮際乎今雖欲奮然而從衛以歸也莫能
也試觀今日之陳其可以終日乎今雖欲超然而脫陳以去也莫
能也遭時感遇寧能無慨于中然爲夫子者安之矣由何愠焉撫
景興懷豈無幾微之色然群從者皆安之矣由何愠焉 湯若士

絕糧之天惟聖人能不怨之而厄聖人之天又惟豪傑能怨之絕
糧之人惟聖人能不尤之而厄聖人之人又惟豪傑能尤之 何萬化

世道衰而軍旅之事盛天心變而聖賢之命窮然不窮不足以盡
人事之變顛沛離亂之間而學問寓焉不窮不可以參天道之微
艱難險阻之地而德性定焉此聖人所以雖窮而不悔也若子路

之愠不明窮通之數則不知生死之道是則結縷之先兆也周介生

亦有看得十分蹺蹊固字看得十分平坦周聘侯

賜也章

進道有序而聖道有本非子貢之萬殊無以悟一本之妙非夫子之一本無以收萬殊之功諸理齋

從事于一而多將自至者聖人之學也從事于多而以一為歸者賢人之學也

曾子之學在于窮內其功切而有據故呼之以一貫而即唯子貢之學在于窮外其途倦而將返故詰之以多識而始悟賜之敏不若參之魯參之漸不若顏之速而惜乎其學不傳矣周介生

古人之學皆是以心地為本聖人固是以一心涵萬理學者亦當

涵養其心以為窮理之源李安溪

此與曾子章總是直指本心之妙曾子章欲其以心去主宰此忠恕此章欲其以心去會通此多學而識之者也張惕菴

曾子從力行下手做到得聞一貫所謂及其成功一也子貢從致知下手做到得聞一貫所謂及其知之一也張慶源

賜也節

在夫子口只認學識不可先露迹象與字若先指破大意子貢胡為然而後疑其非也嘉靖乙未薛方山墨于首節直提學不知本猶弗學也句明示以非多學而識矣與字如何得活子貢

之疑不幾成僨父耶

夫子誠學識而學識必有所從入也學不能受學識不能受識則多在于外而不在于內是內與外不相貫也夫子誠學識而學識必有所用之也學不能用學識不能用識則是多不足為體而又不能為用是體與用不相貫也

高蘆生

學是未知而求知識是已知而不失所知二字勿囫圇看

對曰節

其信之也雖其故習之未融而疑之者乃其新知之適啟 學不難于信而難于疑疑者悟之機也

稽川南

將以為非而夫子之經緯萬端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者學未

嘗不多也識未嘗不多也將以為然而夫子之神明變化二二三子

意其有隱而未發者似不盡于學也似不盡于識也

徐用錫

曰然信之也是下學之功所素積也曰非與疑之也是上達之機

所微動也

張曉樓

始然之而後非之則信之功半而疑之功半既然之而遂非之則

非之分淺而疑之分深矣

錢漢臣

以為非則明明如是以為然則又恐未必然這正在將覺未覺之

際不若曾子已覺聞呼而即應也

張慶源

以己之所得度夫子之所得而信以為然既而以己之所未得測

夫子之所獨得而又疑以為非

金鼓似

一然一非各有所見非忽疑忽悟之謂也 何義門

然字信得確非字轉得捷不是多學而識如何能得事事物物之宜聖人實實是多學而識也只靠多學而識如何便能似聖人之泛應曲當恐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聖也朱子曰然字也是非與也是然字越跌得煞則非與越轉得靈 任翼聖

非也節

天下之事同一理天下之理同一原事惟同一理也吾則以一貫萬而化裁以達變推行以盡通盡性有以得天下之理而凡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微顯舉不能違矣是我之有所知也蓋貞乎一者也曷嘗多聞以為知乎理惟同一原也吾則會萬于一而極深以研

幾擬議以成化成性有以為道義之門而

來事變之

紛沓舉莫能外矣是我之有所知也蓋協于一者也曷嘗多見以為知乎 薛應旂

盡性二句是以一理而貫萬理非曾子章之以一理而貫萬事二語最剖析得清 錢湘靈

萬事之理同一性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盡乎性之量則在物者皆其在心者也萬理之本同一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通乎天之命則形下者皆其形上者也 張曉樓

心性之理即事物之理天下無心外之事以吾心之理貫事之理白事至而能明非必事事而識之也天下無性外之物以吾

性之理貫物之理自物至而能應非必物物而識之也

多之與多必不能以相貫而多之不貫寔不能以受多渾然之理有不容已于高下者而天地以位有不容已于散殊者而萬物以形夫其不容已者一也此多之所自生也天然之中有不容盡于高下者而天地以恒有不盡于散殊者而萬物以久夫其不容盡者一也此多之所由衍也

方朴山

天下之無窮者學也學無窮而吾欲以學窮之則所以窮吾學者卽學也乃吾有多學而無窮于學者安在天下之難窮者識也識不窮而吾欲以識窮之則足以窮吾識者卽識也乃吾有多識而不窮于識者安在

勞以定

曰以貫之則正在學識中指示個貫通要約耳非令其空諸所有也若不曾學識來一貫從何處說起

呂氏

無以貫之則天下之所爲一者無徃而非多也有以貫之則天下之所爲多者無徃而非一也

此章一貫只論學不論道道則全體大用無不攝受此只就學問工夫上一線穿去徐用錫文云心得則理無不得心存則理無不存二語緊貼學識說道得一貫真實處 除去學識併之字亦茫無著落故此章掃落多學而識者斷非然也

知德節

不曰知道而曰知德蓋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曰知德知在

行先則道未爲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爲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饒雙文峰有德之人人亦未嘗不知但不知其中意味之實猶不知耳何也非已有之也

人之才不逮猶可以無患獨子路負有爲之才而懷剛上之氣夫子故深憂之世無知由者由能忽然而已乎抱道處困修先王之風而得喪無所撓其慮此知德者之大度也度由之所未能也世有知由者由又能忽然而已乎文明柔順遇卒然之患而存亡不足危其身此又知德者之大用也度由之所未能也彭質知德之訓即易云知幾詩言明哲也記此于愠見之後非無故而

發 徐闡公

謹說爲愠見而發本邢疏惟范氏近之而其意似專指陳蔡之大夫也諸說多謂知德爲自知其德而以食不知味爲說若是則曰知道可矣何知德之云乎既曰德則乃已之所得也豈有已既得之而反不知者哉朱子

據子路愠見之意謂聖人有此德宜乎人知不應有此窮厄故子告之以知德者鮮見義理之得于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豈可以此望天下之人蓋所以解其愠見之意與君子固窮一般范氏以陳蔡大夫爲不知德朱子以爲近之于此可悟發言本意但聖人此語渾淪不專爲陳蔡大夫而設故于范說不盡然

耳周聘侯

此句是編簡脫漏當在子路愠見下文一段爲得

韓李筆解

無爲節

堯德盛矣然前無所承且禹臯五人俱未得也禹紹堯舜矣而德畢竟較堯舜差一分且稷契亦已亡也故無爲獨稱舜德盛民化其無爲者衆聖之所同紹堯得人其無爲者一舜之所獨二意述下任翼聖

功業之巍文章之煥爲之在前者已不見其憂勞之迹而况于舜水土之平宅流之允爲之自臣者亦不覺其拮据之難而况于舜

焦廣期

禮治其明樂治其幽舜非無爲之世大賢登于朝大奸斥于下舜更非無爲之主不知以舜之德行舜之事有所經營者在其先而無所矯拂者在其後有所設施者在其外而無所造作者在其中洵足以治矣乃欽明之主以爲之前而又三代之祖以爲之輔故無爲而治舜之德聖人類能之舜之遇聖人不盡能之

無爲而治者非全無爲也順其自然而無所作為孟子謂行無事是也如璿璣玉衡封山濬川敷教明刑等事何嘗一日無爲然欽若昊天因其度耳敬授人時因其宜耳敬敷五教因其性耳敬哉有土因其利耳兢兢業業一曰萬幾因其情耳何嘗以有爲與之

以書傳考之舜之爲治朝觀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而此乃曰無爲而治者何耶曰卽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爲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濶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曰若是則其治也乃時事之適然而非恭己之效也奈何曰固其時事之適然而舜又恭己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以長久而不替也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聖人恭己之道則必怠惰放肆宴安酖毒而所謂無事者乃所以爲禍亂多事之媒也

朱子

或問說甚精妙蓋聖人乾惕之心無時或肆豈有無爲之後便一向放逸之理故兢兢業業不少放下然只是兢兢而已未嘗更有作爲則仍是無爲也

自得錄

不但曰正南面而必曰恭己便是外邊德容根據裏面至德說徒以爲形容無爲者粗淺之論也

舜之無爲固在紹堯至治然非元德不足以協帝固在得五臣任職然非大知不能以用人講紹堯得人勿脫德字 堯乃無爲之宰非尸居寂寞高拱稱朕皆可稱無爲也註中德盛化神是主意若單說紹堯得人則許由可紹堯丹朱可得人矣

陸雲若

問行二節

忠信篤敬類于誠樸有餘英華不足者不知惟始之不令人見其可喜久之亦不令人見其可疑明道先生所以見服于王介甫者以此若揣摩當世之情規合事物之變則柳州所謂煦煦近人者為不仁也

口如其心是忠事如其言是信篤是忠厚不刻薄敬是謹慎不放肆分明四件 張惕菴

立則節

蠻貊可以誠感而一言一動之偶誠未可以遽感故捺存于敬信之未施者默宰天下以神者也州里不可以偽孚而一念一息之無偽亦不可以強孚故顧諟于言行之未起者潛通天下之志者

也 董次白

上節忠信篤敬乃所以為行參前倚衡乃所以忠信篤敬也 艾子

即此求忠信篤敬之心是即為先有忠信篤敬之心以相印于無形即此見忠信篤敬之心是即為已有忠信篤敬之心以造端于有物 羅文止

捺持既熟觸之即見禔繕既精隨見皆真 真理不生即息故轉盼之頃正學人極力注存之候功力既深則自定故意外之遭正吾儒洞見本源之驗 高蘇生

此節教子張于已身上切近工夫參於前者切近于立處也倚於衡者切近于在輿也正務外人好為高遠者對症之藥

當其未立而所謂忠信篤敬者原未嘗往也則當其既立而所為忠信篤敬者自不覺其來也未及在輿而所為忠信篤敬者原挾以來也則既已在輿而所為忠信篤敬者且將隨以往也

任蘭枝

偶然誠信固無用偶有不誠不信亦無用上節只是論行之大概下節乃進步工夫如湯之顧諟文之緝熙都是此意玩兩則字一觸便靈一覺即不復昧註云念念不忘又云隨其所在常若有見參前倚衡只是隨機指點

輿車底也

說文

書紳節

白虎通云紳帶所以示敬謹自約整古壁事類云紳者所以自

紳約也子張書紳將有取于是乎

以物之狃而忽焉者為吾之所習而察焉是亦猶古者銘盤銘几之意也以今日之所耳而聞者為後此之所目而見焉是亦猶聖言參前倚衡之意也

劉大山

屬目有形者見其目之所止屬目無形者見其意之所存張也書諸紳何如銘諸心哉

直哉章

聖人稱二子非品題高下之意稱之而各見其賢也

陸梯霞

二子皆衛扶亂之臣而一則不能遂其如矢之節一則使其常為卷懷之人此衛之所以衰也

夫伯玉之去就綽綽誠無所需于史魚存歿之薦而史魚之中心
養養誠有窺于伯玉出處之賢甚哉道相高兩人又以心相許也
史魚生而伯玉庶幾可仕史魚死而伯玉不得不卷矣策後人不
能故也而長逝者恨有終窮乎 陳大士

夫史魚所處之邦卽伯玉所處之邦也史魚所值之有道無道不
遠于伯玉所值之有道無道也史魚豈不能爲君子然而剛方之
概正不必以君子見也伯玉寧遜能于直然而明哲之身又不必
以直聲聞也 使衛君能念亂以圖治而早用君子則抗節如魚
卽不至孤立而無助使衛君不待受諫于臨危而預納直言則見
幾如伯玉亦無庸與世爲推移惜也衛雖有二臣而未究其用也

周金然

此處脫去可字便與聖人用舍行藏無別可字內還有商量在
據左傳是甯喜不是甯殖

無道則韜光晦迹不與政故亦常柔順不忤逆于是以謂之君子
邢昺

一說伯玉見仕于衛卷懷非隱遯也只就他作用韜晦不露手
穎以櫻禍患此便是他涵養處故曰君子

鮪爲史官直哉一嘆當切載筆立論進伯玉退子瑕乃史魚偶
然之事與史官之職何涉夫子之贊史魚決不指此事也左傳
襄十四年孫甯逐君伯玉從近闕出襄廿二年孔子始生何取

此事而追贊之且強臣逐君卿大夫置身局外便算君子亂臣賊子何所忌憚夫子之贊伯玉亦決不指此也

可與節

人有聞言而能受者此可規可勸之人也有聞言而能解者此可啟可發之人也苟其迹似于樂善而本無聽從之實外似于慕道而本無憤悱之誠是不可與言者也

董次白

士人成一家之言而未獲其傳猶將嗟嘆異代俟之來者而失之交臂之間亦足惜也士人創一家之言而未習其指猶將搜求同好藏之名山而失之立談之頃良可嘆也

周勒卣

人與言非吾之所預設也自有揣摩不到之處知則吾心所自有也獨有因應自然之機

高蘇生

與言不僅教人凡謀議商確皆是

任翼聖

刑疏以中人以上可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分釋可與言不可與言亦通

志士節

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挾破了我個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 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個安與不安而已

朱子

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

是故伊川說生不安于死安至于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 朱子

如朱子所云覺義盡仁至文文正公猶未免多此一贊矣

當死而死于理為是于心始安故謂之成仁 胡氏

禍患之方殷固有可以避難而求全者矣然臨難自免則能安其身而不能安其心是偷生者之為而彼殆有所不屑也變故之偶值固有可以僥倖而圖存者矣然存非順事則吾生以全而吾仁以喪是悖德者之事而彼皆有所不為也 以吾心為重而以吾身為輕其慷慨激烈以為成仁之計者固志士之能為而亦仁人之優為也視諸逡巡畏縮而苟全于一時者誠何如哉以存心為

生而以存身為累其從容就義以明分義之公者固仁人之所安而亦志士之所決也視諸回護隱伏而覬覦于不死者又何如哉 王守仁

志士仁人註分作兩項人看然不必分軒輊蓋所重在成仁其平日身分不在此時分判也乾坤鼎沸時苟能殺身成仁平日名爵門第總可不計

上句反說下句正說一說上句就平日言下句就臨事言

春秋所載列國大夫鮮有得其死者夫子所言寄慨深矣讀書人自能見到 不是定要死只是要求仁耳仁之所在生與死皆不論也無字有字只在上看死生却在後如此看方活一無字一

有字有確然不改移意有安然不勉強意

俞桐川

誅戮忠臣原非盛朝之事聖人言此蓋爲殺志士仁人者感也
不然殺身成仁志士仁人但求心安非要名立聖人亦何庸代
爲表白耶

子貢節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
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
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
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
其所與處焉

家語

大夫見于事故曰賢士修于身故曰仁

任翼聖

事賢則有所尊嚴憚之志切而日進于高明友仁則有所親禮義
之樂生而彌受其謙益

錢吉士

事是嚴憚敬畏友是切磋親愛則此是收攝心性工夫便是爲仁
徐爲儀

草茅之士不知朝廷之際名爵之間妄謂名公鉅卿偶然致此尊
與泛然居此位耳迨觀乎大夫之賢者而後爽然自失已典型懸
于外而嚴憚生于內有其事之亦爲仁之一助也州里之士不知
天壤之大名流之勝妄謂宗工哲匠或虛名之所附與意氣之所
傳耳迨觀乎士之仁者而後退焉自廢已規矩陳于前而藥石箴

四書章句 下論卷五
于後有其友之亦爲仁之一助也 陳大士

大夫之賢者爲其近于君也則敬敬則絕私爲其比于師也則慕慕則樂善絕私而樂善仁之屬也士之仁者爲其連于兄弟也則親親則遜志爲其列于有道也則信信則竭誠遜志而竭誠仁之屬也 戚价人

器不能自利工利之而後利大夫之賢士之仁只當得爲仁之器事之友之所謂利之也利字當活用粘先字不粘器字是必先利其器非必先要利器也

未有爲仁而徒恃所先者也亦未有爲仁而不恃所先者也本無當仁不讓之心人雖愛而莫助彼夫斤者斲刀者削非不遊刃有地而慘淡經營之不極其致亦將績用而無所成而矧爲仁也徒執爲仁由已之說物莫與而有傷彼夫示以巧陳以工方謂居肆可成而盤根錯節之或遇而摧亦將束手而無所措而况爲仁也 方朴山

利器物之所畏也大夫之賢人之所畏也就知夫使我畏者之卽爲玉我成者乎事其大夫而常若不見其可樂焉而仁可爲矣利器物之所損也士之仁人之所損也就知夫受其損者之實爲受其益者乎友其士而常覺其有以相苦焉而仁可爲矣賜固生于衛而學于魯也居是邦也獨不聞乎若作梓材樸斲丹竈必須利器乎居是邦也獨不聞乎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必皆利

器乎 產是邦者猶幸魯之多賢以成德焉豈賜居是而獨無所
師資過是邦者猶嘆衛多君子以結友焉豈賜居是而反無所集
益 吳蘭

顏淵章

學必衷于法古者所以裕進退百王之才而念常惕于勅幾者所
以厯逸欲有邦之戒 吳堂

始于法天勤民則車服禮樂所以昭文明之盛繼以去淫遠奸則
清心寡慾所以建根本之隆此帝王之治所爲本于帝王之學也
周介生

知聖人之論爲邦殆如聖人之作春秋也春秋之法損益虞夏商

周以志見其全爲邦之法亦損益虞夏商周以志見其全知此意
者昭代之帝制不足刻施其範圍卽百王之聖作猶當下受其斟酌
此固萬世之衷而非一時之務也 陳大士

前四句是治天下之大統末四句是治天下之大本人皆知重上
截道理却側注下截不爾則虎頭蛇尾矣

顏淵節

家語子貢對衛將軍文子謂顏子若逢有德之君則王者之相
也註王佐之才本此

夫子之在當時實有統天理物之大法可以脩體百王作憲萬世
而有德無位莫之能自見也顏淵知焉故以爲邦問 顧麟士

此解較勝常說若云顏子有爲邦之才故問及爲邦却是自負矣
恐尙不像顏子氣象 仇滄柱

行夏節

竹書紀年禹九年壬子頒夏時于邦國大史公曰孔子正夏時
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自黃帝迎日推策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
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而調歷作歷法寔始
于此少昊之代鳳鳥氏爲歷正分至啟閉各有其官顓頊則使南
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孟春以爲元號爲歷宗帝嚳能序星辰
以著衆堯命羲和舜齊七政此數聖人者蓋皆以治歷爲首務也

周世禕

以堯歷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
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 饒雙峰

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
改正朔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孔叢子

建正之法白夏以前皆以寅月爲歲首蔡九峰註甘誓以子丑寅
爲三正呂東萊解豳風以爲三正通于民俗其來已久此二說者
皆非也甘誓所謂怠棄三正者孔傳本謂天地人三才之正道絕
無子丑寅之說豳風改歲之文繫于十月之後者不過謂時至十
月大寒將至故穹室熏鼠塞向墜戶爲將來卒歲之計耳豈謂一

過十月卽是來歲乎林氏曰商始有改正朔事夏以前未有也考之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居攝卽位皆以建寅之月爲始董仲舒謂舜紹堯改正朔恐未可信周世禕觀舜之分巡四岳必按四仲則知其建寅同矣羅泌

蔡九峰呂東萊俱依鄭氏朱子謂不可考然以理求之則孔氏爲得東陽許氏亦主孔氏說

春秋書春無冰秋無麥謂時不改何以冰在春而麥在秋書雪者二十其時皆七八九月蓋周之七八九月乃夏之五六月正百穀望雨之時故雩祀以求之若謂月不改何以七八九月而雩祀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此

尤其明白易見者孔安國鄭康成以爲周人時月俱改是也

汲冢周書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故詩臣工篇言維莫之春於皇來年將受厥明四月篇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禮一書或言正歲或言正月其言正歲則從周其言正月則從夏如仲冬教大閏十二月斬冰之類莫非夏正總之以子月起數者周制也而以寅月起數者通稱也汪克寬曰詩以寅月起數乃民俗歌謠之詞故隨舊俗斯言足以破盡群疑

左氏春王正月杜預以爲周正月也分明是建子之月夫子加一王字其上見此是周正非夏時也行夏時本意卽于王字上見不必以夏時冠周月而後爲行夏時也冬不可爲春陽明貽仲之說

辨之精矣愚謂正為以冬為春五行四時之序皆不得其正夫子

所以欲行夏之時不然夫子何以不遵時王之制耶周聘侯

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今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

善饒雙峰

于以行之自上而朝覲聘問頒朔授時一其制于以行之自下而

東作西成南訛朔易協其序萬世無弊可矣顧麟士

人不生于太始人不動于太寒人亦不寤于太闇則時之宜于人

者子乎丑乎時之宜乎從者商乎周乎陳大士

夏時重人人者萬物之貴也法天則夸師地則辱王道不如因人

且也履端之始而寄于高深莫並之為百姓將不識近情之美其

漸也君子好言機祥小人樂稱禍福皆于是乎出則亦重人之為

無過矣夏時首春春者民麗之開也秋近乎衰冬近乎喪民氣莫

如始春且布令之候而起于空虛無用之處生人將不知大宗之

本其究也君爽月令而舉事民好商賈而賤農皆于是乎生則亦

首春之為可恒矣劉稚川

作歷必起數于子者陰極而陽所以見天心也授時必履端于

寅者靜極而動所以順人事也

斗柄建寅為春是古時如此筆談云今則正月建丑矣此歲差

也然亦初昏時如此若他時候周流四方無可捉摸矣

行夏時然後作訛成易歲功可次第而舉乘殷輅然後樸屬質慤
本事可次第而返服周冕然後文明化成法象可次第而賁樂韶
舞然後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可次第而觀如此方見包舉之意不
然為邦如何只舉四者 顧麟士

洗心退藏之地既可對之一已而無慙而井田學校之類又可行
之萬世而無弊然則時輅韶舞子蓋言治之文也 陳大士

夏殷周字濶時輅冕字狹三之字是就濶中指此一節以為言
于夏取時于殷取輅于周取冕而夏殷周之一代之典所自
時輅冕而上下其間或因與否而所損益焉有在矣

乘殷節

殷先王以尚質之心建執中之治盡其道于窮變通久而準其權
于物曲人官 讀龍旂十乘之詩輅之可攷而知者尚在大禘承
祀之曰賸白馬來賁之客所乘僅有存焉者賴此萋苴信宿之儔
任懋華

大路繁纓一就用之郊祀先路三就用之朝廟次路五就用之師
田皆質而得中 周息園

禮有以文為貴者冕也有以質為貴者車也 陳潛室

周以玉金象革木五輅明等殺殷以大先次三輅明等殺郊特
牲所云大輅繁纓一就先輅三就次輅五就是也等威之辨當
在此註謂樸素渾堅等威已辨夫備一樸素渾堅之木車隆殺何在乃云等威已辨乎商

不止一木輅夫子之取殷輅並非堅樸不易敗金玉象革不飾輪轂亦並無易敗之說祇謂大輅越席原貴質素殷以木輅爲大輅則不失輅爲可法耳

服周節

王以袞冕享先王鷩冕享先公毳冕祀四望山川絺冕祭社稷五祀元冕祭群小祀自公之袞冕至大夫之元冕助祭則隨事用之如王祭羣小祀元冕則助祭者亦元冕是也諸侯非二王後皆元冕而祭于已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故集註云祭服之冠然朝覲會同大會王皆服焉諸侯朝王則各服其服如上公袞冕侯伯鷩冕是也事之重者亦用之如王養老則冕

而總干畊籍則冕而秉耒及諸侯冕而親迎是也冕固不盡于祭祀也

冕上元裘朱有武有紐貫以玉笄朱紐爲紘統懸玉璜五采纁繩貫五采玉垂旒于延前旒皆十二玉長尺二寸齊肩袞冕十二旒十二就用玉一百四十四鷩冕九旒九就玉一百八毳冕七旒七就玉八十四希冕五旒五就玉六十元冕三旒三就玉三十六大裘冕無旒此周之六冕也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與周制不同者註疏謂記者雜記夏殷之制夫周制天子藻五采諸侯三采大夫二采天子止用朱綠二采大卑矣諸侯有五等周制旒數各隨命

數一用九旒太無別矣周制孤四旒卿三旒大夫二旒七旒五旒用上大夫下大夫則已僭周制士但爵弁無旒士得服三旒之冕亦太尊以此觀之可知周冕之善夫子所以取之集註前後有旒句本鄭氏此因玉藻前後邃延而誤者也前後邃延謂板長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深邃非謂後亦有旒也玉藻郊特牲亦但言十有二旒未嘗言前後皆十有二旒也前旒所以蔽明語見大戴禮及東方朔答客難篇後旒何所取義而云後亦有旒乎且衮冕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如此繁重恐首不能勝夫子論為邦何為取于周冕乎鄭注衮冕用玉二百八十八鷩冕用玉二百一十六毳冕用玉百六十八希

冕用玉百二十元冕用玉七十二每冕玉數皆當去其半 漢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亦謂凡冕以五采纁繩貫五采玉垂于延前後彼云取法于周正恐周法未必如是

天子之制自衮冕以至衮冕而衮冕以祀先王是在諸冕上也其文至文也大裘而冕以祀圜丘是又在五冕上也其質亦至文也推而上之而經緯之文彌高而天下之專言文者詘諸侯之制自衮冕而下以至毳冕而下而大夫則衮冕是亦在五冕中也名同而文異也士則爵弁是在諸冕外也名異而文異也引而下之而等殺之文彌章而天下之專言質者又詘

儲六雅

樂則節

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護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

周禮

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書

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

禮記

古人作樂或以崇德或以成功而必以施之舞列意者樂之聲音節奏未足以感人而舞之發揚蹈厲爲足以動人此六代之樂皆舞也故當大合樂之時以之致鬼神亦以之和邦國以之諧萬民亦以之安賓客悅遠人作動物又奚有不可者是樂以舞爲重也

禮經會元

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于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于干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于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咏聲而終于舞動容此舞所以爲樂之成也

禮書

禮之脩論于三代之後而樂之盛求之三代之前蓋樂本于象成而功德之最隆者韶也樂生于人心而和豫之最洽者韶也

陳大士

此句文法與上三句不同緣夏時殷輅周冕皆可取法古人惟樂則必有舜之功德乃有韶之樂此是學樣不得的故不曰奏韶之樂也周介生文云當是時陰陽和而萬物理文質備而百度貞王者功成而樂作此非其際乎則有虞氏之韶爲弗可及也已則字最爲熨貼

自得錄

其自然之德既協乎天地自然之和其無爲之治復侔于天地無爲之化則其所以立樂之本者固爲千古所莫並以濬哲文明之學識而精審乎律呂之微以直溫寬栗之性情而親司乎搏拊之節則所以治樂之飾者又爲千古所莫加 吳自牧
則字有緩有急集三代制度各極其盛始可作樂以象韶此緩義也取法乎上非詔不可此急義也

放鄭節

天下方太平以爲聲音之微不足傷盛德而不知其神移心蕩則甚于鄭聲者來矣小人居治世必有才智之觀足以供奔走而不知其是非貿亂則有緣于佞人者至矣 李舒章

耳所聞未必非正言而常惕然于鄭聲目所見未必非正事而常恤然于佞人鄭聲佞人未必相資緣以蠱左右而常惴然乎鄭聲佞人之淫殆建天下之大統而不敢安于固陋立天下之大本而惟恐卽于怠戲而純王之道備矣 吳韓起

放遠俱從制心上說爲是 艾于子

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驕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禮記

淫者聲之過也水溢于平曰淫水雨過于節曰淫雨聲溢于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于淫非詩淫詩不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

丹鉛總錄

不惟遵路淫同車淫卽緇衣之好賢羔裘之美節亦猶之乎淫也其聲使之然也雖以闕雎麟趾之篇使鄭人按律而歌之寧有溫柔敦厚之遺哉不惟扶蘇淫蔓草淫卽鷄鳴之勤修東門之寡欲亦猶之乎淫也其聲使之然也雖以文王清廟之什使鄭人秉籥而奏之寧有莊正和平之响哉

錢振先

集註鄭聲鄭國之音似非論詩乃或問又謂衛詩三十九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似仍以

詩爲言者不知鄭詩固多淫但此節論聲非論詩也大約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壤不厚其間生人意氣自然輕浮柔弱弛慢頹靡其性情如此故其聲音所感皆比于慢所謂亂世之音者是也但就鄭衛較之子夏謂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季札觀樂于鄭嘆其細已甚于衛稱憂而不困衛聲自差勝于鄭者非以其淫奔之詩之少于鄭也且十五國風惟二南及豳風七月一篇八樂餘邶鄘以下十三國風其八樂者少矣安得以鄭詩解鄭聲乎

宮濁羽清宮大羽小清之至則愈微渺可愛所謂鄭聲淫者大率羽音居多

張子程子皆以使人淫殆爲言愚謂鄭聲本淫佞人本殆殆危險

也其心不可測也然自能使人縱欲敗度而不知止矣自能使人
覆國亡家而不悟矣此意在後一層 自得錄

人無節

遠慮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

王文憲

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前以時言之人若無

百年之思慮則憂卽在頃刻間

許氏

安而忘危則危出于所安治而忘亂則亂出于所治

義府

一念之忽卽其一念之所不密者而禍之所從而伏也其發也固
不可支也一念之遺卽其一念之所不周者而變之所從而聚也
其患也固不可紓也 茅鹿門

天下非有天行不可易之數而皆以人情物理事勢爲之端惟失
于未兆易謀之初而昧于積重難反之際故蘊而成其憂亦無猝
來不可禦之憂而皆以安危利災樂亡爲之漸惟欲蔽于可以有
爲之日而禍發于無可奈何之時故舉而謂之近 劉一珉

造物之厚載以毒者其始莫不有可喜之形古今之一蹶不支者
其先莫不有可偷之逸心性無動忍之功則氣不足以鎮物而才
不足以轉敗精華竭一日之用則勢常浮於其智而釁每過於所
防 項水心

慮之所激者神故能遠愚夫之千慮一得與聖人之一致百慮同
歸無咎而惟若人則羅之也速憂之中我者密故甚近良士之好

四書章句
下論卷五
樂思憂與君子之內省不憂僅能寡悔而至斯人則攫之也決之李楠

智可以及子孫而始能計一日生人難盡之憂危正賴此藏往知來之學問以銷之謀足以定天下而始可安一身古今不測之憂虞正賴此知微知彰之志氣以貞之周介生

憂之于人多伏于所不覺之處卽有以備之亦未必無所遺而况乎無以備之也憂之于人更易生于快意之中卽有以專之亦恐其不克周而况乎無以專之也孫光祀

所謂遠慮不是私意較計以圖必得正是慮善而動盡其道之當然而自無後來之患也 大學之慮而能得尙書之慮善以動孟

子之慮患也深皆指理所當慮者言與此章慮字參看 畏蕙而不及遠慮者此柔退之失鹵莽而不暇遠慮者此剛過之失俊滄

遠慮當屬學問中體驗得來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也

已矣節

德字南軒張氏指在己之德顧麟士云有德之人可兼用張惕菴

文仲節

吾爲文仲計則持衆材而效之惠之賢未必不爲文仲之賢也夫奚所憚而不暢其和衷協共之風吾爲文仲惜則列庶職以庸之惠之位未必能妨文仲之位也又奚所忌而終遏其推誠布公之路孫慎行

為仲者試反而思曰惠也沈下寮而我也秉要軸何顏以立于
惠之上也我也秉要軸而使惠也沈下寮何顏以立于人之朝也
共立朝而有厚顏也即為非據之處而妨賢者路其有厚顏而立
于朝也即為挾非據之資而畏他人知

李端和

夫天下大矣而不必有賢才即幸而有之而不必遇知己以柳下
之賢當文仲之知而不必得高位此可謂之命耶三公不易之介
後世聞其聲而相思三黜不去之身當時日進前而不御君子悲
柳下不得不痛繩文仲也夫人貌榮名惠阨窮而得之仲尊遂而
失之亦可以相償矣

陳大士

惠之為人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即若是也文仲亦在其不

怨不憫中矣惠之自言也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即若是也

文仲亦宜直道所不容者矣

章大九

文仲豈排擠柳下惠者哉特不極力薦之耳當時固由魯不用賢
而文仲不竭力汲引其罪自見

艾千子

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不然上有魯君下有季氏何獨責文仲乎
沈氏

據國語比鄙之侵汲汲乎請其詞且藉之以行百物爰居之祀

沾沾乎佩其言且書之以為三策此兩事亦知賢實証

幾亭云春秋責備前賢所以愛後賢于無窮

陸稼書

他人之賢屈于不知己也惠之賢屈于知己也以知己之人行

不知己之事其心之曖昧何如

自世卿執政而賢才屈抑如簡兮之碩人考槃之君子翳桑之餓夫絳縣之老人何可勝數至如楚舉申鮮虞于僕賃晉舉屠蒯于庖厨趙文子之舉管庫公叔文子之舉家臣亦僅見矣此文仲竊位所由譏焉

汪靈川

躬自節

心常欲人之同歸于善而又不以尤悔之身開天下指摘之端志常恥己之獨為君子而又不為己甚之行示天下苦難之路

郝京山

道德仁義不難以一身操之而所貴操世道之柄者正在和異類而使之平寬不肖而俟之化蓋吹索之智總浮薄之氣所乘而能

遠怨者乃真道德仁義也忠孝節廉不難以一身任之而所貴任名教之責者正在不臨衆而見高不程人而責報蓋疑忌之形總刻薄之懷所結而能遠怨者乃真忠孝廉節也

何宏中

立心傾險則必掩人之長以自蓋其所長摘人之短以自飾其所短天下厚于責人之人大抵薄于自責之人也然而人怨不可解矣闇修不篤則因己之無功從而忌人之功因己之多過從而議人之過天下薄于自責之人又徃徃厚于責人之人也然而人怨由此集矣

鄒瑜

當箴規之任司綜覈之寄何能免于責人但比于自責者稍加薄焉耳不以長蓋人不足以能病人不以智窮人如是而已此聖人教

人責人之道非但教人遠怨之道也如徒欲爲遠怨計則不責不
尤愈于薄責乎 莊忠甫

薄責非不責也薄責于人是厚待人非薄待人也相期雖在遠
大之域亦必度其才之所能任與力之所優爲使其人爲可受
而後責之非有所強也居恒雖有規訓之誼亦必量其所值之
何如時與所遇之何如勢使其人爲可從而後責之非敢爲刻
也

聖人不教人避怨亦不教人任怨只要我無致怨之道薄責于人
有二規大而不苛細期易而不強難此就教化處言不盡人之歡
不竭人之忠此就交際處言 陸稼書

道無止境求盡實難責已自不得不厚以人治人能改即止責人
自不得不薄此二者固修已待人之所當然也非以遠怨而遠怨
已在其中若爲遠怨而發則自厚亦以爲人薄責更成徇俗根本
全錯矣 任翼聖

此爲交道不終如人之無良相怨一方者言若有轉移風教之責
成就後學之任者又不是怕他怨字草率從事 張惕菴

不曰節

天下類名難盡形際難知審之者不一而足所以稱事也再欲問
之再欲研之而已將得矣而人將告矣而今意象于于矣此殆難
輔乎人心體性素冥生平素怠悔之者接時而生所以 棧過也迫

欲開之而已將更矣而人將憫矣而今言笑宴宴矣此庸有冀乎
夫人無自籌畫之心則其心已粗夫人無自窘迫之心則其心
已安粗猶可言也安乃不可言矣 陳大士

若人者非愚則妄彼愚者固曰無可如何也我為之謀彼必且疑
所謀之似為吾事而居已于坐觀成敗之儔則惡得而代其咎彼
妄者且曰無如我何也我為之謀彼必反以所計之何與吾事而
益甚其剛愎自用之情則何為而侵其說 王已山
率意妄行的人其病有二一是踈妄不肯如之何的一是木石不
知如之何的 說統
上兩句如之何緩讀則有沈吟商度之思急讀則有懇切不寧之

意細讀乃知其妙 自得錄

合併兩個如之何纔見他熟思審處光景饒氏分上如之何為思
而處下如之何為思之熟處之審以為時文截題法則可然味短
矣 任翼聖

饒氏謂上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
也有始一番思量不是須待再一番思量乃是者有始一番思
量已是更待再一番思量而乃真見其是者故兩如之何須連
讀合看

羣居節

衰亂之朝瑕釁易生修謹言行猶慮有他也而彼顧爾耶盛明之

朝是非尤辨綜核名實誠難自詭也而彼顧爾耶卽萬一免也固已道薄于當年風頹于百代矣是以虛名方盛知幾之士已絕而不交禍變相尋先論之言至是而乃驗然則羣居終日者安可不慎也 陳大士

講元虛之說逞浮艷之詞通聲氣立標榜號爲道學文章其實皆小慧也 俞桐川

業固精于各治者也無故而處一堂其神志已渙矣而復外干名教以爲樂是以同惡而相滋也時不可以再得者也優游而多暇日其出人不遠矣而復漫爲鄙倍以相娛是不獨日力之坐耗也若是者彼豈好爲不義哉夫固自以爲慧也蓋天下惟義之所在

其言亦平近質直而無非常可喜之情不及于義而旁涉乎物理之無稽旣汪洋可以適已近取乎人情之最鄙亦曲折可以動人斯人也以之爲已則狂溺而喪心以之爲人則滑稽而亂俗天下有道而程實論功爲英君察相所必棄天下無道而放言壻亂爲父兄子弟所深憂旣無道以轉之又無地以置之其不亦難矣哉 方望溪

君子節

義只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爲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樸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

皆是偽耳 朱子

他處禮字該得孫字所謂禮以恭敬辭孫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
詳也此處禮字只當主節文度數說 陸稼書

三之字指義言若指事言于理亦無碍然似說成四平矣 自得錄

君子論曲直不論通塞論是非不論利鈍論邪正不論成敗是義

以為順然遵義而無度有野焉者故行之以禮恃義而不顧有亢

焉者故出之以孫且慕義而不精有迂誕焉者故成之以信 金正希

君子既敬以直內則必義以方外 義以為順由是而之焉固亦

無之而非是也禮者履此者也無敢過無敢不及義中自有之品節

也孫者順此者也剛而無傲簡而無慢義中自有之委蛇也信者

實此者也內焉無欺外焉無偽此之謂自慊此之謂自成君子存
誠之功即君子精義之學也 熊賜履

三以字三之字一直說下總完得一義字若于義以為順下說

義有未足翻入禮孫信三項似將義字說壞殊為不合

禮是中孫是和 王觀濤

註于孫字上加退字可見是退讓一步即就任事時而有謙冲若

抑之心不恃才負氣硬作主張不率爾直任憐于亢激也 汪靈川

義之秩序即為禮義之和順即為孫義之堅確即為信三者原

不離乎義然義直故禮濟之以曲義剛故孫濟之以柔義奮發

故信濟之以貞恒三者正以精乎義 朱子謂信以成之是終

始誠實以成此一專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信乃貫澈始終道理與上兩句有別然信以成却須到成終乃見故舉在末

人性中有一疵未化即發而見于事爲而茲已悉歸粹美人性中有一理未融即合而泥于形迹而茲已幾入渾化因其應事之迹得其宰事之神因其有事之時見其無事之體謂之君子殆其人哉張君一

無能節

能字無限量不到知之一不可謂能不到成功一不可謂能即有人知君子終不敢信以爲能亦史

無能非真無能也即真能矣而君子心上殊不見其能病字推勘入微任翼聖

章首有君子二字推言君子之心也與他章不同李岱雲

無能與不能有別有能有不能故曰不能無能則全未有能以爲不能則其患尙有窮期以爲無能則其患竟無終日况引以爲病視所患更切而大矣此君子爲己之極致也方朴山

沒世節

當世猶可自解于相忌之口至于沒世則愛憎之權廢而是非之用明亦參驗之途真而表揚之事起陳大士
一日之名不必有萬世之名不可無陳臥子

四書章句
論語卷五
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爲利也
名之所在則利歸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
錄

沒世有稱而天地始有是人無稱而天地遂無是人也沒世有稱
而父母始有此子無稱而父母似無此子也

曹一士

歐陽文忠詩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現前之毀譽何足憑沒
世不稱乃可疾耳 此兩章一是爲己一是論人齊景公有馬千
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疾字指此輩耳若都說在君子身上爲
名爲利何以別乎

張惕菴

傳習錄謂不稱當讀去聲謂名不稱其實亦可通

不是怕冷落死後只是要鞭駮生前馮厚齋謂病之者病我也
疾之者疾人也對面照出題解亦佳沒世而稱其名者洋洋吾
不知其生也身何如之烈烈君子非慕其洋洋慕其烈烈也沒世
而稱其名者冥冥吾不知其生也身何如之碌碌君子非疾其
冥冥疾其碌碌也

求已節

君子視天下之事皆若己之事視求天下之事皆求以盡己之功
已未得也而求之切已已得也而求之專其求已有如此者小人
視天下之事皆若人之事視求天下之事皆求以塞人之責人未
得也而求之急人已得也而求之殷其求人有如此者要之求已

者究不至失已求人者終至于失人 李崆峒

此章與古之學者同意蒙引只主為已說最當 汪武曹

此與喻義章一例就一字中分出兩種與別處論君子小人不同
俞桐川

此章大全各家俱不切實只體註云君子看得已重道德固根于心即功名亦非外驚凡立德立功立言皆盡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無一不求之已小人看得人重爵位要人汲引名譽要人吹噓一舉一動無不求知于人外間行徑相似心術不同如此 張惕菴

著個諸字則所求不止一時一事須看註中無不字

求責也君子責已小人責人也 何晏

求諸已只是見得自家不是求諸人只是見得別人不是 說統

矜而節

其矜也特以為持已之道而非求異于人也慎于自治雖獨行其志而終不以為嫌嚴其在我雖自執其方而世不以為忤彼此之形迹自平而物我之悔吝不作何爭之有其群也特以為處眾之道而非求同于人也遇非其道則去之不疑而行不涉于詭隨處非其義則絕之必峻而志不墮于朋比習俗不能使之移而世變不能使之化何黨之有 惟不爭然後為君子之矜惟不黨然後為君子之羣 姚洙

矜以持已何有于爭群以處衆何有于黨說者多云矜易爭羣易黨如此則君子之道亦有弊矣

陳明卿

存疑

矜而不爭持已而不失人羣而不黨處人而不失已
道義不足以自尊然後感激于意氣名節不足以自衛然後凌厲于丰裁君子嚴氣正性其持已者慎矣量不能同天地則私取一物以示恩體不能如山海則專結一人以相接君子雅懷善氣其容衆者宏矣
有時爲朝廷辨安危爲人材辨邪正爲萬世辨學術抑似乎他人無爭惟君子有爭者而君子終以德勝不以氣勝也有時以十六人爲朋以二十一人爲朋甚且以三千人爲朋抑似乎他人無黨惟君子乃有黨者而君子終以道合不以私合也

黃陶菴

矜之流于爭也常以君子而入于小人羣之卽于黨也又以小人而托于君子此爲國家之禍不淺故夫子每嚴之

何章長

矜者所以息爭也不能矜欲息爭爭乃滋矣羣者所以化黨也不能羣欲化黨黨益盛矣

李可沂

忠義之所激發守身而非以抗身名教之所挾持服物而非以厲物親可舉仇可用樹人而非以私人德可報怨可忘和俗而非以媚俗

陳介眉

蓋惟恐已之不爲君子而矜不以已之能爲君子而矜故不但君子處君子不爭卽君子處非君子亦不爭也與能君子之人固羣

即與不為君子之人亦羣故不但君子處非君子不黨即君子處君子亦不黨也

金穀似

文有以義以處已仁以處衆一介一和對峙亦確

汪靈川

矜與羣未是全好字樣皆不能無流弊故不爭方是君子之矜不黨方是君子之羣

矜只是莊以持已羣只是和以處衆泛而觀之無私的如此即有私的亦未嘗不如此而不爭而不黨方是看入裏面深處故註下然無乖戾之心然無阿比之意一轉輔慶源謂莊以持已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衆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其

說甚精蓋輔氏所謂理也只泛說道理當如此倘是淺說其幾微之辨只在下半句 呂無黨謂矜羣中或有爭黨者東漢諸君子可見說最分明蓋東漢諸君子是有私心的故矜而爭羣而黨聖人所說君子是無私心的故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也

任翼聖

不以節

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故不以言舉人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故不以人廢言

范氏

用人則止論人其言是者其人或非苟樂其才辯而遂進之無論非慎惜名器之心而下之仰窺上意者皆得翹翹焉托憂世憫俗之論以進身而不復積學勵行以副君上之求則人心風俗之流

四書章句 卷五
弊有不忍言者矣聽言則止論言其人非者其言則是苟摘其生平而概棄之殊非忠厚待人之意卽下之有懷欲吐者皆將兢兢焉引沽直好名之罪以相戒而不復慷慨敷陳以資獻替之益則上下壅弊之隱憂有階之厲者矣

張錦

當其用人專以人爲斷而不以言參之使因言而輕用其人則國家之名器不足重矣當其用言專以言爲斷而不以人參之使因人而盡絕其言則國家之議論無由廣矣

周介生

國家需佐理者必以人乃徒以其言而舉之何以處夫老成持重而沈默寡言者乎且其始也旣已用天下之空言而不較之以實及其弊也必舉而併棄其言不至以人廢言不止也故君子不以毛際可

也國家資啓沃者必以言乃徒以其人而廢之何以處夫憂盛危明而極言得失者乎且其始也不用其言而或至于敗及其後也思其言而又欲用其人不至以言舉人又不止也故君子不以也

一詞之善

熊銓

言善者人非必不舉人非者言亦非必不廢但不因此耳須提出知人知言爲君子本領

上句自當主用人下句自當主用言但兩人字皆是不善者兩

言字皆是善者前輩文多以聽言作主謂善言之出于小人雖不可以是并其人舉之而其言却不可廢融兩事爲一事于題旨要亦無碍

不以言舉人則言在所輕矣却不以人廢也不以人廢言則言在所重矣却不以舉人也人與言皆善何嘗不舉然不是以言舉也言與人皆不善何嘗不廢然不是以人廢也

輯五

一言節

此是學問上事並無涉世意

黃際飛

際飛此條最簡而當蓋恕字是去私之功不是涉世之事以已所不欲而施于人則滿腔子都是私心何以求仁故必著力除去乃

可以馴至于無我若單以人我交接言則未免說向外邊去矣

自得

恕從如心則不行者非出而迂世實還而迂心耳子貢行字似說向涉世夫子恕字只教他治心

天下之有間者形體而此心之真公之則無間故執樞于方寸而六合之廣其精神意念皆可會之于一身天下之無盡者感遇而此心之用推之亦無盡故絜矩于幾微而終身之遠其規爲措注皆可通之于一日

陶石簣

天下有獨念不欲而共念欲之者乎則此不欲之一念固明示以不行之象也施所不欲而不行豈勿施所不欲而猶不行乎天下

四書章句
言卷五
有當念不欲而轉念欲之者乎則此不欲之一念又明示我以終身不能行之象也一念勿施而行豈終身此勿施而有不盡行乎
顧宗孟

介一身于其間而天下始有所闕亦惟介一身于其間而天下始有所同 人苟違心而往即一人之身已有殊情之忽變果能如心而準雖萬人之身止此應念之皆通 戚价人

恕字原兼所欲當施一層但不欲勿施之情較真切耳故大學釋絜矩之義專以所惡爲言 無忠做恕不出言恕而忠即在 其中

已所不欲二句不但解恕字正見終身可行之意 方朴山

慶源輔氏解可以終身行有二義一則指其用言蓋謂推己及物非有資于人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一則極其效言蓋謂始則推己及物終則爲聖人之無我不出一恕字而已終身行之豈不爲宜

吾之節

兩誰字與無字不同言誰是爲我所毀者誰是爲我所譽者此蓋問之已而信其無亦質之人而未嘗見其或有也如字不是設如之如註以或字代之最妥蓋毀則斷斷無之譽則間或有之也 自錄
譽而有試則無譽可知二句正見直之本體勿看作幹旋語
毀之名古未有也起于惡之不直也譽之名古未有也起于好之

不直也 馬慤

毀譽並說意重譽邊觀直道二字尤與譽字相照應也如有二句
順題為得他人云譽且無之况于毀乎便非 李安溪

不曰無毀無譽而下兩個誰字已是帶著斯民也而言之 吳寅之

斯民節

吾蓋以愛憎之私情顯質平生人公是公非之理固斷然有所不
敢施即草野之清議上體乎帝王天命天討之心更殷然有所不
忍出 范從律

位之所在而賞罰行焉而天下以懲以勸其所以賞罰者此民也
道之所在則褒貶行焉而天下以榮以辱其所以褒貶者此民也

王守溪

三代兼位與道講君相師儒百姓俱括原不單指君說 俞樾川

以直道屬民心者固非亦有專主在上之人行直道于民者而于
斯民也亭所以兩字全不體會亦非也蓋時至春秋人皆謂民心
不古直道難行故夫子謂民性之同今古不異三代之所以直道
而行之者即斯民也 李安溪

朱子用意尤在一即字便隱然見得古今不易民而治 自得錄

天之有命也其動也直則具是是非非之正理者乃上帝之所為
降衷也人之有性也其生也直則稟善善惡惡之公心者乃生民
之所為秉懿也 陸賜書

朝廷之上以直道爲政教而賞罰明今非其時矣而禹湯文武之遺化在焉是斯民之所服而習者也何可欺也閭巷之間以直道爲議論而美刺備今非其時矣而忠敬質文之餘俗在焉是斯民之所淪而浹者也何敢枉也

馬慤

卽使三代而不復返也是世道之變也吾猶將挽之于旣漓之日况斯民而猶然三代也是世道之幸也吾何爲而自外于大道之公李九我

天下之稱無有作惡者非三代乎乃所以直道而行其惡者則民之以也蓋民以其性真之明發而爲惡有炯乎不可毫髮爽者自道隆如三代而已不能違焉矣天下之稱無有作好者非三代乎

乃所以直道而行其好者則民之以也蓋民以其秉彝之覺發而爲好有昭然不可幾微昧者自治美如三代而已不能違焉矣吾雖欲有所毀譽于其間其如民心之不可枉何哉是故吾之所非未嘗不因乎天下之所共非也吾之所是未嘗不因乎天下之所共是也吾竊以此自附于古之遺直矣

鄒德溥

直道而行者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斯民兩面意相關合李安溪公是公非其原出于天命之正者非世變所能移則今之民心初無異于古也善善惡惡其道本于天下之公者非習俗所能易則古之遺直宜有見于今也鷄鳴之思古鳴鳩之懷賢而好德大符于公論其卽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無作好之民也夫何殊小弁

四書章句
下論卷五
之傷讒旻天之憂亂而惡惡一出于輿情是卽三代之所以大道
爲公無作惡之民也夫何異 應良

古亦一民今亦一民耳目猶是心思猶是古可以直行今豈不可
以直行特以君非三代之君故民亦非三代之民也然則吾之無
毀譽也亦以民之本無可容吾毀譽也有志當世者其常存此心
以待斯民可矣 方朴山

吾縱不得生三代之世與臯夔伊旦共贊王猷而竟使哲王刑賞
之公于今湮沒復何以對我三王吾方欲上追三代之隆俾文武
禹湯再興此日而顧于往來酬酢之衆愛憎多偏更何以服茲遺
庶 嚴源燾

不是說天下之人總是有直無枉然人之生也直這個直道原從
天命之性來人之事卽有不直人之性却無不直聖人不敢不以
直道加人正爲不敢拂人之性耳 任翼聖

道個三代其爲時也久矣圖圖講未得聖人說話開濶從頭說下
來之妙此從禹說到湯從湯說到文武方見世有治亂而聖人治
天下之道亘古不易孔子心事便是禹湯文武心事兩也字近睹
今時遠想三代慨然情深 陳大始

民心本直聖人直道而行所以因之也民心本直而或變爲不直
聖人直道而行所以化之也于此二者皆可推原出聖人所以直
道而行之故 任武曹

直道而行專主君相師儒說非說斯民艾千子云若謂三代之民皆能直道則三代有賞無罰有是無非矣

吾猶節

隱二年紀子伯桓五年甲戌乙丑十四年夏五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二十四年郭公僖二十八年壬申不繫月文十四年叔彭生昭十年十二月不書冬三十一年黑肱不繫邾定六年仲孫忌十四年無冬皆闕文也

汪氏

史闕文是不挾已所見以自是馬借人是不挾已所有以自私朝有信史則是非明野有淳風則禮教著夫子所以撫今而追昔說國史既不足信則放言橫議之流皆思著書立說以自見堯舜爲

虐桀紂爲仁而天下之禍在于文章矣士大夫既不好施則奇邪詭俠之士皆能輕財廣交以自立小者却贈大者借軀而天下之權將在布衣矣嗚呼此春秋將變之勢也

陳臥子

斷簡殘編尙留良史之意若老聃倚相之屬闕疑傳信固多有其人也後車共載時存義烈之遺若齊嬰晉胙之儔慷慨贈交固不乏其事也史之闕文也馬之借人乘也吾向者亦過而忘之焉耳至今而轉難恕予懷也訪道陳書諒無嗣于此曰卽奈何僅此尋常之記載亦若與二典三謨同其寥濶而莫追也乎吾向者亦習而置之焉耳至今而轉勞予念也素絲良馬久不畀于彼姝卽奈何僅此長厚之餘風亦若與鳳鳥河圖同其杳渺而莫接也乎

梁

史之闕文也以是為一事之不失其官猶之淺也而先王正性命之理以養人心之直而不忍自欺其源深也而今之無此尤可痛也有馬者之借人乘也以是為人情之好行其德固足尚也即當時因物力之豐以成習尚之厚而不甚愛惜亦可思也而今之無此尤可懼也夫我生之初失治平已數百年矣而遺風餘俗經十數王之所蕩而猶有一二之存以此知文武周公之貽謀者遠也我生之後不過上下數十年之間耳而目見耳聞遂至月異歲不同而一旦掃地以盡以此知流失敗壞之末流更烈也 方百川授人以物曰與與之者不歸也與而歸之之謂借則是借之非與之也而與之而復歸之固已大費躊躇矣受人之物曰取取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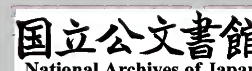
不反也取而反之之謂借則是借之非取之也而取之而復反之又已多此曲折矣 韓孝嗣

一說史闕文不忍盡書也為尊諱為親諱為賢諱故有闕忠厚之道也必欲詳書史職雖盡而仁恕遠矣出旅次温文語

巧言節

所見者真則巧言不能我惑所見者大則小不忍亦無自而生故君子務明理忍有殘忍容忍二種 在翼聖

天下之德居然無恙也然巧言與德並辨于前雖析理之精者無以擇也吾心之德安然無恙也然巧言托德雖守氣之定者無以持也 陳大士



兼天下之德言亦可從

自家平素無知言工夫自搖惑故巧言得而亂他理明自不至
于喪所守自家平素無養氣工夫心為氣使故小不忍得而亂他
氣定自不至于敗所謀 李東一

婦人之仁不能忍決其氣歉故當斷而不斷匹夫之勇不能忍耐
其氣盈故不當斷而斷一以優柔養奸一以輕躁速禍 汪靈川

衆惡節

衆人有衆人之好惡我亦自有我之好惡使苟同于衆是我遂無
好惡也察者非因衆而起疑也亦非有意于矯衆也獨是彼所為
瑕瑜得失之端亦必嘗親見之又必嘗微得之而後愛憎之意得

緣而有所出故即衆人之好惡自真吾好惡衆人之好惡自妄察
則彼此皆真矣 徐思曠

既察其受好受惡之因又察其用好用惡之質 陳大士

兼察衆言義更該

衆好是矣察之而其人或有一青之失焉未嘗好而不知其惡也
衆惡是矣察之而其人或有一節之善焉未嘗惡而不知其美也
方知仁人大公處 任翼聖

此章與鄉人章答子貢之意同非好惡之可疑衆好衆惡之可
疑也

察其可好可惡是何狀察其起好起惡是何緣察其傳好傳惡是

四書章句
何途察其所好所惡是何事察其用好用惡是何人如此方全南

衆好惡固當察矣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或反以爲非矣饒雙峰

聖人必字下得極煞察字却下得極活曰必則不以衆之好惡爲憑矣曰察則亦未嘗遽以衆之好惡爲非矣 不察則或蔽于私然欲詳審之而折其中又必我先無私纔得

尋常皆言好惡此獨先衆惡于衆好者以衆人之私惡而使君子受誣比于衆好不當其不可不察尤爲至急也焦廣期

人能節

反之性而有情與才卽經綸之所自出約之心而有志與氣卽舉措之所自利張受先

道則其本宏者也所以隘之者私意而已物情而已苟明此理于一已則不獨聰明可用而顛蒙則可用矣道則其常宏者也所以圍之者苟安焉而已作僞焉而已苟實此理于一已則不獨材力可奮而弱植亦可奮矣金穀似

宏也者容而受之之謂也惟人之神明智慮立于無物之初故能于天下之道無所不受古之聖人其寂然不動也乃至有以涵萬類之情而遠近幽深範圍而不過淵淵乎無盡藏焉若是者人之能也宏也者擴而充之之謂也惟人之學問事功見于有物之後

故能于天下之道無所不充古之聖人其感而遂通也乃至有以
開運會之先而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恢恢乎有餘地焉若是者
人之能也 翁寶林

尋常說宏道只在事業作為上說得十分恢擴而于本體功夫略
而不講未免鶩外而遺內非聖賢立大本而行達道全量矣 仇滄

四如黃氏曰宏有二義人之得是道于心也方其寂然而無一
理之不脩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宏宏之體也及感而
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

宏宏之用也翁說本此 宏字亦兼明道行道二意

愚不自明道無假之明柔不自強道無假之強 黃石齋

非道宏人若解作非道自宏便誤宏人乃是大其人此二句題
人只解重講上句不知精神全在下句 宏人無工夫宏道即
宏人道宏得一分人便宏得一分

過而節

人有前半生過後半生改之者然謂後半生能遷善則可謂後半
生可掩蓋前半生之過亦不得此不可謂能改便不算過也惟偶
然一事差失纔覺便改乃可謂復于無過只不改則其過已成即
別一事善此一事已是謂之過矣更不及改矣 李岱雲

上下二過字是未成已成之分非無心有心之別
向使于過之未遂而設為必遂之憂曰如是則誠過矣將翻然勃



然之氣接時而生而何至令人絕望如此也即使于過之將成而
豫爲既成之恐曰如是猶不謂過耶將翻然勃然之意歷時而動
而何至無可寬假如此也 荆璩

吾嘗節

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着心隨順箇事
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着心
貼就他去做 朱子

朱子勞心必求四字從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二句看出遜志對
勞心自得對必求思之無益只是速效學之自得只是深造
精微不可驟悟思之而不得者固覺其無益獨見不可共信即思

之而有得者亦猶之乎無益耳若是者豈思之必不可用而人之
無藉于思哉患在自任太專取必太速故用意求深而不知循乎
聖賢之則強探務獲而不知遲以歲月之功幸而自悔則前此之
刻厲猶足爲後日愧悟之資不幸而自喜則一日之偶迷遂積爲
終身不返之勢 顏光猷

吾之所以思之者以爲古人之不足效也及質之古人而所思者
古人已有言之者矣已有行之者矣乃信今人之不如古人矣吾
之所思者以爲皆其所應思也乃按之古人而所思者古人且有
存而弗論者矣且有論而弗議者矣益嘆用勞之不如用逸矣 張虞

理必日有所取也而後日有所益思之為用主于游衍而終無才
力之藉故不能有所取無所取而日益徒虛語耳彼疊疊于學者
方取之不禁也其得力者相懸絕矣理必日有所積也而後日有
所益思之為用主于徧物而迄無附麗之處故不能有所積無所
積而日益徒自愚耳彼孜孜于學者方積之彌厚也其觀成者相
倍蓰矣 姜遜

思不如學有幾層思是懸空揣側不如學有着實榜樣一也思只
是我一人之心用之極勞不如學有許多現成榜樣之為逸二也
思即得之亦是急窄窄地不如學之優游自得三也憑思所得要
去硬做來也不服貼不如學之循乎事理做來服貼四也 任翼聖

夫子之思思事理也若異學叅悟則荒唐幻妄之為并且有害豈
惟無益 呂氏

謀道節

不謀食亦不謀道縱不謀食何益謀道又謀食縱謀道亦何益
謀道不謀食五字須合看

使學與祿原無相因之理則凡從事于學者何患乎道心之不純
惟學也而祿至焉是則所以養有道之士而為所學之驗者此祿
也所以禱謀道之心而為所學之累者亦此祿也 楊貞復

舊說學中有祿故食不必謀此偏言學中有祿故謀道者易去謀
食以此迺起末句識解超甚 韓求仲

中一層只起下意不可將得祿之理說實在翼聖

有不可并營者君子之事有可以兼致者君子之學也有可以兼致者君子之學有必不可兼營者君子之心也吳自牧

良農不以餒故輟畊志在食也志在食者餒不足以移其事也良士不以祿故勸學志在道也志在道者祿不足以動其心也是故

君子之為學也祿之以天下其憂不解也道不以祿而有加也貧賤以終其身其樂不改也道不以貧而有損也錢吉士

人且謂君子樂貧夫以貧為可樂而于道非有甚憂則雖清貧寡欲萬物不干其慮而重遠難勝之業將有所弗堪人且謂君子樂道夫適意夫道之可樂而欲以解夫貧之憂則雖詠歌先王非道

不入于心而久隱畏約之餘亦不能無悔吳士玉

謀著于事憂藏于心憂在謀先謀從憂出 本章若作三截看

則謀是一個憂又是一個中間學也祿在其中又似說謀道亦可以得食恐人疑謀道之心走向外邊去却又說憂道不憂貧

一句以足之如此則聖人語言亦費轉折矣須知夫子說謀道不謀食先自斬釘截鉄絕不走到祿上去而祿亦常在學中此

是白致之驗不是君子之心若君子之憂但在道耳如此一直看下首尾只成一個

知其不可兼而力有未圖者固以見君子之精嚴知其可以兼而心無並用者益以見君子之淡定吳自牧

知及章

此章之意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仁為重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儆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 朱子

知及是格物致知事仁守是誠意正心事莊蒞動禮則修齊治平事此章是一部大學的明新工夫 章復元

章說分配甚確然須知叫得仁守時修齊治平工夫不是全無不莊不以禮不過是修齊治平中小欠缺處 汪武曹

先涵養其大原而後可以致知而力行者學之所以基其始也既致知力行而必涵養以幾于純粹之域者學之所以善其終也 劉大

此章是為治民者示以內聖外王之學有全學乃有全功未言善字即至善對照字面勿淺淺看 張惕菴

知及節

由知至至之之功必有反身而誠之事苟知足以察其幾之動而心之所以謹幾者其力不貞識足以辨其已之私而心之所以克已者其揅不固則不能存之熟之使心與天理為一體而人欲遂得而勝之故學必守之以仁然後人欲盡而天理堅凝而有以得其本然之性也斯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 劉大山

仁守二節

仁守難言也人之心非必獨知之境所當揅持卽一威儀一臨馭皆吾心出入之會故夫莊也者非故爲矜持也是學問之中宜有此檢束也此而不能守則所貴于仁者之容謂何而知及之時所析于動容周旋之道者竟何補也 吳因之

仁守難言也人之學非必本原之失乃爲人欲卽一鼓舞一振作之偶愆亦此心理欲存亡之界故夫禮也者非故爲粉飾也是學問之中宜有此節文也此而不能則所貴乎仁者之化謂何而知及之時所研于化民成俗之方者亦何裨也 吳因之

禮字不宜太深知及仁守之後君臣父子大紀綱所在豈有都未整頓之理故不言使而言動猶云號令他未盡中節耳 艾千子

翼註云動主化民說禮字要得細如一條教也張弛寬猛之合節一號令也緩急輕重之得宜無徃非禮不以禮只是小小舛錯當急略緩當緩略急亦無大失然終是未盡善此條雖與朱子不同然賞精細 自得錄

禮謂義理之節文與齊之以禮指制度品節上說全別蓋此禮字屬君子身上與莊字一例如同此教民仁勝的便失之優柔義勝的便失之嚴厲性急迫的便失之迫促性慢的便失之寬縱這都是氣稟學問之小疵若涵養中和便無此病 任翼聖

此爲有天下國家者言及之守之以下六之字皆指民言如朱註則臨民動民皆有位者之事豈賤者所有事哉 毛西河

顏特進解知及二句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則九之字俱指民言上下一綫包成以及之守之兩之字屬官位解則于蒞之之字可通而于動之之字有礙矣上截居官下截臨民上下仍分屬正義雖兼包顏兩義而顏說為善

知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蒞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于禮

李充

君子節

君子小人自當並用但須辨別得明毋小用君子誤用小人耳立政所謂宅俊即君子也虎賁綴衣等官即小人也周官所謂公孤

六卿即君子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屬官即小人也

錢吉士

名世經綸不超耳目之表則不貴彼惟不與人世爭旦暮之名實而後雖謀王定伯之業舉無足以驚心豪杰建樹必聚一生之力而始成彼惟不以精神營無益之技能而後遇學術綱常之際能獨淬其全鋒

項水心

遇物知名觸類長智亦大臣厭服羣材之具而非以此宏濟蒼生細行必謹小物克勤亦朝廷物色聖賢之方而不以此虧傷大體

黃陶菴

無心細故者乃其有所不為而正以養其大小知之則宏偉博大者以片長絀矣無心遠略者正其工于易見而乃以成其小大受

之則淺衷狹量者以任重敗矣 吳樞

用人之法當其才而後可故用得其方則君子小人咸有濟矣
人有迂踈濶達之識者恒詳其大綱而略于節目執其一行一事
以較論量度則君子常無以自異于衆人人有精詳專篤之思者
恒踈于大體而勤于小物見其微功薄能而處非其據則小人常
足以誤國家之事 周介生

卓犖不親細故亦豪傑之常也身列奇士之數而亦如考課中人
積功勞歷歲月以取之則其心必慨然有所不樂誇誕敢爲大言
亦小人之常也才居闕冗之末而驟乘君子之器委國家托心膺
以任之則其心必搖然有所不安 吳國杰

若從君子自爲君子論只上一句足矣附小人句兢兢乎慮小人
之處大也小君子則必大小人又其勢耳 旦伊璜

可任重不可細事如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呂端小事糊塗
大事不糊塗之類若小人則凡一長可取皆是

此章以大受爲主小人不敵比君子只是陪說 董思白

民之節

此爲凡民都不知仁而憚于爲之者發 朱子

民之始而來也天下之物莫隨之而來仁獨隨之而來也民之終
而往也天下之物靡隨之而往仁獨隨之而往也 水火存則能
令人存仁存則能令人雖亡而若存水火亡則能令人亡仁亡則

能令人雖存而若亡

顧涇陽

章首題出一民字便見仁字輕淺爲凡民勸勉而設非論到仁之精微亦未說到殺身成仁變故時也

李岱雲

民之遠于仁甚于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

王弼

當仁節

此爲學者粗知仁之爲美而不知勇于有爲者發

朱子

有謂微而心術一讓而千古之脉絕顯而忠孝一讓而五常之任墜甚好

陸稼書

有師我者在于前我其以之爲模範焉固也至于步趨之餘而所造之淺深亦觀乎仁之量以爲期而已知有仁不知有師也蓋欲

與師並立于至道之域而毫不遺餘力也爲仁者必資于師吾其以之爲折衷焉固也至于精微之際而此心之疑信亦視乎仁之理以爲決而已吾非信乎吾師也信乎吾仁也蓋必求吾仁以底于至善之歸而曾不留餘憾也自人觀之則以爲不讓于師者然蓋不如是未足以爲當仁也

李安溪

此章註疏大全皆不得其解古禮弟子于師前言必遜讓非曰能之願學焉異乎三子者之撰皆讓也故曰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惟及爲仁之事則直任不辭顏子仲弓皆毅然曰請事斯語所謂不讓于師也不然爲仁之道各在本人之身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卽仁矣曰吾方遜之于師本無此事聖人何故設此語哉

君子節

有見于理而守之必固者謂之貞無見于理而守之必固者謂之諒君子幾微之際辨之已審素履之往養之已定時之不齊則將與時偕行以求平理之所安勢之不齊則將與勢推移以求平理之至當所以立天下之防而不至于失已者此也所以當天下之故而不至于違時者亦此也

瞿昆湖

事境迂回見其必然則不亂政恐此必然之念最易誤庸士之拘墟而君子乃深之以學蓋同一堅確自信之志自君子爲之則貞自後人效之則諒也形勢紛紜明其一定則不惑政爲此一定之

見深足起壯夫之用罔而君子乃兼之以養蓋同一宏毅自許之懷自君子出之則貞自他人借之則諒也

朱斐

貞與諒不以大小分也舉動關乎道義雖謹幾微于日用而不失爲貞忠信背于時宜卽踐君友之然諾而止謂之諒貞與諒不以常變異也名教有一定之程雖百折不回而亦不得目之爲諒斯世多中立之術卽稍知自愛而終不得許之爲貞

汪薇

貞者以天下之理爲主無私者也諒者以一己之見爲主有私者也

徐倣

貞與諒之分在正不正非貞能變通諒不能變通也說入變通無當

周聘侯

貞者事之幹又曰貞固足以幹事中藏知明守固四字

張惕菴

論語疏載一說君子道無不正不能使人信之也

事君節

事者所以熙帝之載也存乎臣者也食者所以恤臣之私也存乎君者也 小而為服采之臣也其事雖小亦必有難盡者則思任使之未稱而精白以承之翼翼焉惟懼事之或忝而已矣大而為服休之臣也其事愈大尤必有難盡者則思付托之未效而儼恪以圖之兢兢焉惟恐事之或曠而已矣 瞿昆湖
臣之心止知有事而已何則臣主于敬者也敬在未事之先有嚴有翼砥節以為服行之本敬在已事之後無荒無怠勅幾以為匡

贊之猷

秦宮壁

一有利祿之見據其中則講敬事只成一種固寵患失學問敬猶不敬也故聖人下個後字 呂氏

此後字非先後之後只作置之度外四字

張惕菴

有教節

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但患我無善反之道君子既有教則愚可使明柔可使強而氣無類矣邪可使正枉可使直而習無類矣當時無能教者在夫子雖實易為而又不在于位故曰有教無類 陸治齊
凡有所擇而後收者其中必有所不足也而君子之教不然其道廣其力大異端而無反正之心則已矣若其有反正之心也者斯

明著以吾人道德之廣崇禮樂之懿美使有所慕悅焉爾而豈因其類之異也遂擯斥也歟哉凡有所慮其難化者其中亦有所不足也而君子之教不然其事神其功捷不肖而無自新之念則已矣若其有自新之念也者斯明告以吾人倫物之昭明性命之淵微使有所証人焉耳而豈因其類之惡也遂靳固也歟哉

陳大士

教者為類而設猶醫者為病而設

陸稼書

有無二字相為呼應人之有類因無教也有教則無類矣不當論類之意須于言下補足

自得錄

人性皆善是人之始原無類也其有類者氣習之染非其初也君子亦仍以無類者待之而已 氣與習無不可反之理故教

有善反之功學有能反之道其自暴自棄者又當勿論

道不節

此章專為待小人異端者發小人異端自成一為我儒者化之可也教之可也拒之可也與之謀不可也要玩謀字 我之不可與彼謀猶彼之不可與我謀故以不相為謀言之謀是商量斟酌之意

陸稼書

辭達節

詞兼明道之詞經世之詞

王觀濤

詞有可以一言畢者而務為博則誕而不根于理務為華則浮而不附于實此之謂意外之詞詞有可以常言通者而曲為奇說則

反失其真過為高談則愈晦其體此之謂害意之詞 陶石黃

人情當鬱結之際即窮年攷斫欲吐一語以示人而不能是未達則無辭也人情當發舒之候覺酣適無餘欲留一語以示秘而無有是既達則亦無辭也 盖天下未有達而不可已者其不可已者正其未嘗達故其達者蓄極而通已成自然之準則其已者言盡而止正其神理之有餘 高蘇生

謂辭之略餘于意而辭之詳餘于才乎夫一言而盡所欲言與數言而不克明所必言其人之才不才大可識矣好盡者之不欲為簡抑亦好盡者之不能為簡也謂辭之捷全于質而辭之繁全于文乎夫紛然言之而引義不倫與洞然言之而罕譬而喻其辭之

文不文大可見矣已甚者求為可觀抑亦已甚者之將為可厭也 陳朝暉

從來可泣可歌之句半出男女率意無能潤色之人而凡有大忠大孝之文多在臣子急遽不暇修飾之日 孫維祺

入不理明則詞不能達理明而不從躬行心得中一一體驗過來亦不能達達字中有許多本領在故朱子謂詞達而已矣也是難自得錄

惟其達也故自己矣其不可已矣者正為不能達也不能達者越不肯已矣不可已矣詞益不達此古今文章之通病也 呂氏

前輩文有謂簡略其詞者不達浮蔓其詞者不達兼繁簡言之

義亦可通

夫子立言本旨是爲未能達而求富麗爲工者發非爲已能達而而分外過求富麗者發也 述朱

朱子謂詞達而已矣也是難正要教人求達爲未能達而發則達字重爲已能達而發則達字反輕惟未能達故求富麗耳若已能達者其人必知修辭之道亦必不求富麗矣

師冕章

天下不皆全人而人自可以相全 方孟旋

道從聖人見非從聖人出冕之未見相師原有是道而夫子隱而忘之冕之方見相師隨有是道而夫子顯而設之 錢龍門

道無徃而不在聖人因之而已 陸稼書

道非聖人之所作而致也在物有其自然在我有其不得不然既曰與師言之矣而豈別有所謂道也哉聖人曰相師者固如是耳乃知道在聖人而未嘗在聖人何則因師而有相因相而有道因道而有言聖人處物之義一因乎在物之理也抑知道不在聖人乃其所以脩于聖人是故師宜相也而相以立相有道也而道以行道當言也而言以盡聖人因物以付何一非中以出也 焦廣期

道本當盡古爲創而我特爲因 方孟旋
凡師必有相原不待夫子爲之但夫子所言一一合于爲相之理故曰固相師之道 只說相師之道因師付師毫無欠闕便是老

安少懷之理極惡爲此題者拋去本義必推到天地萬物一切膚廓之言乃足爲道是欲大而反小也陋甚矣

劉大山

冕若無相何以得至聖人之門既有相偕來則夫子卽不言冕亦自能成賓主之禮但聖人見他無目却自有不能不告者這告處是仁心之自然流溢處仁至而禮自至焉禮卽在仁裏面

任翼聖

人以其有見矜師之不見吾以師偶歉于目未嘗不全于見也師而無見卽反復詔告之後未始有覲而何以不至無知則道本自通我不以其盲故相窮耳我亦非以我之見相師之見蓋我自致我見師亦自致其見也我而與師以見則耳目聰明之用旣分于人而何無損于我此道之大同我不以吾見自生異耳

方孟旋

理在形氣之先其體不滅理亦包形氣之外其用不窮

俞桐川

造化大矣此一人者獨俛俛于旣盲之途則無者可憫也憫其無者何不可以我之有者佐也以有佐無道固爾也視者廢矣而所以視者猶炯炯于目睫之外則有者可幸也幸其有者何不更以我之有者歸也以有佐有道固爾也

盧謙

古者立之師則設之相周禮所謂眡瞭是也祀而登歌則相之于祀射而登歌則相之于射相師之師字勿指師冕

謝上蔡嘗謂一友云兄明日來待與兄講一部論語其人疑一部論語如何一日卽講畢次日赴之上蔡却只是尋常茶話良久其人乃請上蔡講論語上蔡朗誦云師冕見及堦子曰堦也

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曰與師言
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誦畢上蔡起立云某講一部論
語畢可知聖人一言一動無往非道卽無往非教上蔡以此章
括盡一部論語可謂切實指點

弘化乙巳

問

